

# 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

朴元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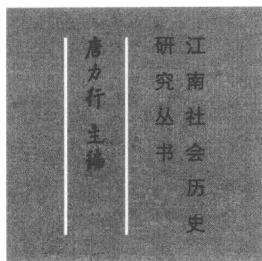
江南社会历史  
研究丛书

唐力行主编



# 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

朴元熇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 / 朴元熇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7

(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5458-0907-7

I. ①崔… II. ①朴… III. ①游记—中国—明代②中国历史—史料—明代 IV. ①K928.9②K24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3629 号

责任编辑 邓小娇

封面设计 郎书径

技术编辑



· 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 ·

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

朴元熇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4.75 字数 150,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907-7/K · 151

定价：45.00 元

# 总 序

唐力行

近 30 年来,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已成为史学界关注的学术前沿,人们希望通过对中国各个区域社会历史的深入剖析而获得对中国整体史的新认知。在众多的区域中,江南社会历史尤其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青睐。关于江南的区域范围,学界虽无统一看法,但大致可包括今日之苏南、浙北、上海与皖南,其核心则为苏、松、常、嘉、湖、杭、徽地区。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区域内有六朝古都金陵、南宋古都临安、明清都会苏州以及今天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近代以降,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在这里激荡交汇,开始了中国区域社会最早的近代转型。今天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是以传统的江南区域为核心发展而来的。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江南社会的学术潮流兴起于 20 世纪前半期,百年来学者对江南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尤其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所涉及的苏、松、杭、嘉、湖地区和徽商等方面的研究,为我们在此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 30 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学者们以整体史的新视野重新审读历史。不再满足于政治史和经济史,而是将目光向下,关注长时段的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组织、结构、区域、普通人的生活、地方社会对国家的制衡等等。鸿篇高论,不胜枚举,可谓是“千里莺啼绿映红”,令人目不暇接,研究水平之高是没有一个地

区能望其项背的。

我们研究历史离不开对当下的关心。中国近代化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缠绕纠葛中进行的,我们将其称之为中国特色。历史学界对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特色。江南社会历史还有着诸多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探幽索微。江南研究也引起海外汉学家的关注。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中缺乏理性的经济团体和自治的公民社会。这一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到了清代,中国经济的成长已经跌入了“陷阱”,没有外力的推动,难以自拔。黄宗智有关江南农村内卷化的观点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指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他比较了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认为江南经济似乎略有优势,只是在19世纪两地发展才出现了大分流。这些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提醒我们,江南研究,不仅需要运用大量丰富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理论框架和范畴。只有掌握了理论话语的主导权,才能使本领域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学术水准。我们希望通过构筑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平台,包括出版《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江南社会历史评论》杂志,以及每年主办一次江南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推动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以江南社会史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向,已形成以整体中国与区域社会研究相结合、长时段与短时段研究相结合、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研究相结合,注意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创新的研究特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我们与海外学者合作编纂了《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编纂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等资料集,在勉力于江南研究基础工程建设的同时,我们还出版了《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徽州宗族社会》、《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江南儒商与

江南社会》、《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近代上海黑社会》等研究论著，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近年来我们在学科建设上也有所发展，建置了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并先后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上海市重点学科，2008年被列为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市重点学科（编号 S30404）与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编号 SJ0703）为我们出版《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衷心希望丛书能为海内外江南研究的学者，包括卓有成就的资深学者和崭露头角的年轻学人，提供一片圣洁的学术园地，共同为繁荣江南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 序 言

笔者认识到研究崔溥的《漂海录》的价值之后，就开始春燕衔泥般地积累起了各种相关资料，这大概是在1993年左右了。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结束我手中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之后，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开始从事崔溥《漂海录》研究。此后，1995年的第一学期在（高丽大学）研究生院以李载浩译本为中心进行了讲座，以此为契机，同时根据笔者的个人兴趣和爱好完成手稿的翻译。

1997年5月，为了考察崔溥的中国旅行线路，我们特意组织了一个探访团到中国进行探访，这个时候笔者也有幸成为了这个探访团的一员，得到了探访的机会。从崔溥一行漂流到的浙江省台州府临海县海岸开始，历经宁波-绍兴-杭州-苏州-镇江-扬州-淮安-徐州-天津-北京-山海关-北宁-辽阳为止完成了探访过程，这一过程被记录在本书的第4部“崔溥《漂海录》之研究纪行”。笔者完成的这篇文章，沉睡了几年之后，2003年刊载在季刊《推开明天的历史》中，分3次连载，这次又把内容进行了细微的改动之后，收录到本书中。

这一时期，笔者结束了对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的研究，出版了《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这时已经是2002年了，在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的基础学术领域中，崔溥《漂海录》被选为研究课题。对于这时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本研究的笔者而言，为了取得更显著的研究成果，研究史的整理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尝试着整理出了《漂海录》研究文献目录；整理出文献目录之后才发现，进入20世纪之后，最先对崔溥《漂海录》具有学术性关心的学者竟然是

美国的 Meskill。Meskill 把崔溥《漂海录》翻译为英文,然后进行了详细的注释,以“*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 Pyohae-rok (漂海录)*”为题,在 1958 年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交了博士学位论文。之后,日本学者牧田谛亮在《策彦入明记研究》中介绍了崔溥和《漂海录》,并收录了加注了标点符号的《漂海录》原文。直到 1964 年为止,在平壤出版了金灿顺翻译的第一部韩文版的《漂海录》节译本;在首尔发表了这方面的首篇论文,即高柄翊的《成宗朝崔溥的漂流和漂海录》,对这样开始的崔溥《漂海录》的研究史,笔者进行了简单的整理并发表的文章是第 1 部第 1 章的“崔溥《漂海录》研究述评”(《史丛》56 辑,2002)。

到目前为止,如果扫视一眼崔溥《漂海录》的研究史的话,就会发现虽有历史学和文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书志学性研究毫无进展,就连尝试都显得非常稀奇。《漂海录》在朝鲜时代已经出版了 6 次,笔者从收集资料阶段开始就知道了这一重要事实,以收集到的 6 种版本为对象,进行分析的结果以《崔溥〈漂海录〉版本考》(《书志学研究》26 辑,2003)为题出版。此后,为了确定译注和研究的底本,我们不得不对版本进行了校勘,对 6 种版本进行校勘后获得的成果,化为了《崔溥〈漂海录〉校勘记》(《书志学报》27 号,2003)。之后是 18 世纪在日本出现了崔溥《漂海录》的日语译本《通俗漂海录》和 19 世纪在朝鲜出现了朝鲜的谚解本《豆司号〈漂海录〉》,将两者进行比较后,发表了《日译〈通俗漂海录〉和谚解本〈豆司号(漂海录)〉的书志学考察》(《东方学志》125 辑,2004)。以上三篇书志学论文,被收录为本书的第 2 部“崔溥《漂海录》相关的书志学研究”。

之后是笔者作为中国史研究者,应当拿出自己的历史学研究成果的时候了。将崔溥《漂海录》作为历史学性研究,虽然有诸多困难之处,但是最为头痛的是前期其他研究者们已经把具有课题价值的内容,都一点点地进行了研究。当然作为主题就算是有一定程度的重复,进行研究也无可非议,本次研究的自身性质就是以一篇历史文献为对象,这决定了重复的部分必不可少。我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再次考察,发现重复的地方不

能算少；最大程度地避免这样的重复，计划以崭新的视角写成三篇历史论文。第一篇为《明代朝鲜漂流民的送还程序和情报传达》（《明清史研究》24辑，2005）。第二篇为《从朝鲜人的视角看到的明弘治中兴的征兆》（《中国学论丛》16号，2005）。第三篇为《15世纪中国人的对朝鲜认识》（《15—19世纪中国人的朝鲜认识》，高句丽研究财团研究丛书9，2005）。到目前为止，以前所未有的主题发表的这三篇论文，构成了本书的第3部“崔溥《漂海录》的历史学性研究”。

另外，我们以过去一段时间内出版的崔溥《漂海录》的7种译本为对象，将各译本的主要特征和误译及误注，发表为《崔溥〈漂海录〉翻译述评》（《韩国史学报》21号，2005）。将这篇文章和前面的《崔溥〈漂海录〉研究述评》（《史丛》56辑，2002）合为一体，成为本书的第1部“崔溥《漂海录》研究和翻译之回顾”。

这样将研究史2篇、书志学论文3篇、历史学论文3篇、还有研究纪行1篇合为《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一书。以《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一书的出版为契机，作为明代朝中关系史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对一直存在于内心的“研究的债务”好像进行了一点偿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该书和《崔溥〈漂海录〉译注》作为同一课题项目的姐妹篇，我本人对一起参与了这一课题项目的金圣翰、权仁溶、洪性鸠先生和作为研究辅助员参与到这一课题的研究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帮助笔者进行本书编辑等琐碎事情的李勋先生，以及李勋先生留学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后，对后期的工作进行结尾的金汉雄先生（现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这次，在中文增补本《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的出版中，翻译工作能够迅速进行，是和方京一博士的努力分不开的，同时，博士研究生权龙澈君对附录的完成给予帮助，一并表示感谢。最后，对为了此书在中国的出版

---

\* 本书是2009年以韩国政府财源（教育科学技术部人文社会研究力量强化事业费），韩国研究财团资助的研究成果。[KRF-2009-342-A00005]。

付出心血的老友上海师范大学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唐力行教授,特此表示感谢。

对在这段时间内,为笔者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始终如一地坚守在身边的夫人尹玲卿和龙凤胎在轩和在恩,献上本书。

朴元熇

2014年4月15日

# 目 录

序 言... i

## 第1部 崔溥《漂海录》研究和翻译之回顾

- 1 章 崔溥《漂海录》研究述评... 3
- 2 章 崔溥《漂海录》翻译述评... 20

## 第2部 崔溥《漂海录》的书志学研究

- 1 章 崔溥《漂海录》版本考... 43
- 2 章 崔溥《漂海录》校勘记... 59
- 3 章 日译《通俗漂海录》和谚解本《豆引号(漂海录)》... 81

## 第3部 崔溥《漂海录》的历史学研究

- 1 章 明代朝鲜漂流民的遣返程序和情报传达  
——以崔溥《漂海录》为中心... 107
- 2 章 朝鲜人察看的明弘治中兴征兆  
——以弘治元年(1488)崔溥《漂海录》为中心... 132
- 3 章 明代中国人对朝鲜的认识  
——以崔溥《漂海录》为路标... 153

## 第4部 崔溥《漂海录》之研究纪行

- 探访游记:沿着崔溥的足迹... 175

## 附 录

- 崔溥《漂海录》相关著译书目... 209
- 崔溥《漂海录》登载人名索引... 210

## 第 1 部

崔溥《漂海录》研究和翻译之回顾



# 1 章 崔溥《漂海录》研究述评

1. 初期之《漂海录》研究
2. 《漂海录》的 4 种韩文译本
3. 《漂海录》研究之扩散
4. 《漂海录》特辑和探访记
5. 最近的《漂海录》研究动向

## 1. 初期之《漂海录》研究

崔溥(1454—1504)是朝鲜成宗时代的文臣。他在济州担任推刷敬差官时,在成宗十九年(弘治元年,1488)因父亲突然去世,急忙乘船回家途中,不幸遇风浪,在 13 天的海上漂流之后,最终在中国的浙江省台州府临海县海岸登陆。崔溥一行 43 人在受到各种苦难之后,被确认为是朝鲜人之后,被押送到杭州,之后经过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短暂休息之后,经过辽东最后回到朝鲜。《漂海录》是崔溥到达汉阳之后,根据朝鲜王成宗之命写下的报告书,将一行从漂流开始,在中国的旅程以日记体形式记录下来的中国见闻录。当时作为朝鲜人,到达中国江南是少而又少的事情,对中国见闻的记载,轰动了朝鲜朝野上下。

对崔溥《漂海录》<sup>[1]</sup>，第一次表明了学术性关心的，非常出人意料的是一个叫 Meskill 的美国学者。在 1958 年，Meskill 就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以英文译注本崔溥《漂海录》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申请了博士学位。既不是在韩国，也不是在日本，而是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出现了对崔溥《漂海录》的最初研究成果，的确是出乎意料之事。美国学者通过怎样的途径知道了崔溥《漂海录》，并进行了英文翻译，这个疑团随着 Meskill 在 1950 年代曾经是日本留学生这一点，被人了解后，成为解开疑团的线索，一点点被人所知。在 20 世纪 50 年代，Meskill 留学日本，在此生活的两年期间，从恩师宫崎市定教授那里知道了崔溥《漂海录》的存在。<sup>[2]</sup>

在这一时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牧田谛亮也对 15 世纪日本僧侣策彦的《入明记》进行着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朝鲜人崔溥在策彦之前的 51 年，已经走过了和策彦相似的中国旅行之路，并留下了崔溥的《漂海录》这本见闻录。并且牧田谛亮将此研究成果以《策彦入明记之研究》为题，分上下两册出版，在第 7 章《漂海录と唐土行程記》中，对崔溥和《漂海录》以及 18 世纪时清田君锦翻译为日文的崔溥《漂海录》，即《唐土行程記》，进行了简略地介绍。在策彦《入明记》的研究过程中，对崔溥《漂海录》产生了关心的牧田谛亮虽然没有进行正式的译注，但以阳明文库本《漂

---

[1] 这一书名是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在 1962 年出版《燕行录选集》下卷时，为将崔溥的《漂海录》和其它《漂海录》进行区别，把崔溥的号标在前面，又叫《锦南漂海录》。将《漂海录》以《锦南（崔溥）漂海录》为题收录，作为由来之始端。之后，高柄翊在 1964 年发表的论文《成宗朝崔溥的漂流和漂海录》序言中，谈到“《锦南漂海录》这一名称之下，留下的漂流记……”，之后这一书名就如此确定下来。崔溥另有一本叫《锦南集》的文集存世，日后肃宗二年（1676）后世子孙将《漂海录》与《锦南集》合编一册刊行于世。因此将《锦南集》和《漂海录》联系起来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了和其他各类的《漂海录》区别，如有张汉喆《漂海录》或者文淳得《漂海录》，将崔溥的号放到前面，叫《锦南漂海录》。

[2] John Meskill, *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 P'yohae-rok* (漂海录), “Acknowledgement”1958, Meskill 教授在最近的采访中承认，“对崔溥的研究，大约始于 1950 年代的韩国战争时期。当时在日本留学时，遇到了京都大学的宫崎市定教授，了解到明代时，朝鲜官吏崔溥曾经在中国六个月期间，以日记形式留下了丰富的见闻和观察，这就是崔溥的《漂海录》。以后，Meskill 将《漂海录》译为英文，以此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深深地被《漂海录》描述的深奥的作品世界吸引”。《月刊中央》，2004 年 11 月号。

海录》为原本,对原文进行了断句和标点,崔溥《漂海录》原文以参考文献形式,被收录在他的著作《策彦入明记の研究(下)》中<sup>[1]</sup>。

不久之后,高柄翊在《Meskill〈锦南漂海录〉译注》书评中,对 Meskill 进行英文翻译时,误译较少的理由进行了分析,指出“而且似乎上面列举的《策彦入明记之研究》中,已经断句和标点的原文收录之故,其误读可能已经较少”的推测。另一方面,原先对 Meskill 的《漂海录》英译本,毫不知情的牧田谛亮也通过高柄翊的书评知道了这一事实,在他的另一篇论文《漂海录と唐土行程記》的末尾部分,添加“漂海录の英訳について”,说出了下面的一段话。

Meskill 氏曾经来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虽然向我表达了想翻译《策彦入明记之研究》的想法,但是最终译注了《漂海录》并以此作为学位论文,提交到哥伦比亚大学。《策彦入明记之研究》在昭和三十四年(1959)3月已经完成,估计他已经看过这本书,高教授也曾经指出英译本中误译较少的原因是参考过《策彦入明记之研究》中已经标注过标点符号的《漂海录》(或许也有些误读,本人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读过原文之后,考虑进行慎重的对应。<sup>[2]</sup>

但是以上两位这样的推断,是根据 Meskill 的 *Ch'oe Pu's Diary: 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 一书出版于 1965 年为准进行的推断而已。在 1965 年出版的这本书是在 1958 年他本人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行了少许补充出版的。因此,判断 Meskill 是否曾经参考过牧田谛亮的著作,应该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提交时间为准进行判定。事实上,《策彦入明记の研究(上)》的出版时间是 1955 年,比 Meskill 的博士学位论文早了 3 年之多,但是收录了《漂海录》的《策彦入明记の研究(下)》的

[1] 牧田谛亮,《漂海录》,《策彦入明记の研究(下)》,法藏馆,1959 年。

[2] 牧田谛亮,《漂海录と唐土行程記》,《金泽文库研究》第 272 号,1984 年。

出版时间是 1959 年,反而比 Meskill 晚了 1 年。因此,当时留学日本并和牧田谛亮见过的 Meskill,如果假设他得到了《漂海录》的断句标点版本的话,那个时间是几年前牧田谛亮进行了断句标点的稿件,只有这样从时间上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对此,Meskill 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序言中,对牧田谛亮的稿件,没有一言半语的提及。从以上几种情况分析来看,Meskill 在英译开始之前,先得到牧田谛亮的《漂海录》断句原稿,并在英译前使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但是我们与其注意牧田谛亮已经做了断句标点的《漂海录》稿件,不如关注当时 Meskill 有可能使用《漂海录》断句标点资料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这就是日本京都的阳明文库保存的木版本《漂海录》。Meskill 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去过京都的阳明文库和横浜的金泽文库,还有东京的东洋文库和内阁文库,针对《漂海录》研究,进行了必要的基础性的版本调查,对这一点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序言中,并无讳言之处。但是,Meskill 在 50 年代,去过阳明文库和金泽文库的证据,笔者偶然从另外的渠道中证实。2002 年 10 月笔者访问金泽文库,在查看这里收藏的金泽文库本《漂海录》时,在书的最后葛皮中,发现了一张插着的介绍信。这张信是当时东京都立大学森克己教授给金泽文库的熊原政男文库长写的,其中谈到如果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当时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Meskill 访问的话,在查阅资料时,请提供便利的内容,写于 6 月 16 日。还有写下阳明文库所藏《漂海录》跋文的两张稿纸,在稿纸的片头位置上,有用红笔写下了“哥伦比亚大学 Meskill 告诉我文库”的字样。从这里可以看出 Meskill 先在京都阳明文库做了《漂海录》版本调查之后,路过东京,到达了横浜金泽文库。在这样的版本调查过程中,在阅览过阳明文库本《漂海录》后,曾经收藏过这本书的近卫家的某个人物,在阅读《漂海录》时,用红色墨水留下了鲜明的断句标点。因为据说 Meskill 曾经复印过这份资料,可能在英译过程中,参考过前人已经做出的断句和标点。除此之外,Meskill 可以参考的资料仍可找到,那就是在 18 世纪日本的清田君锦用日文翻译的《漂海录》,即《唐土行程记》。虽说《唐土行程记》不是完译本,仅为抄译稿,